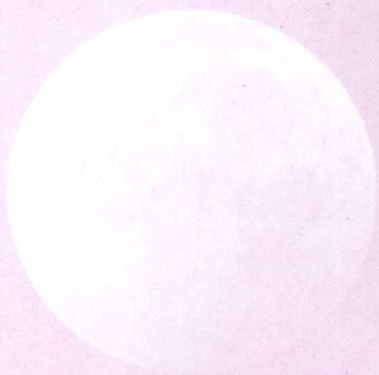




/ 走近宋词品人生系列 /

柳永

情到真时自为词

白衣卿相——柳永的流年碎影与浅斟低唱

桃花潭水◎著

【南宋】郭熙◎插图

柳永

情到真时自为词

桃花潭水◎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永:情到真时自为词 / 桃花潭水著.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2.4

(走近宋词品人生系列)

ISBN 978-7-5484-0924-3

I. ①柳… II. ①桃… III. ①柳永 (?~约1053) — 宋词—诗歌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13107号

书 名: 柳永: 情到真时自为词

作 者: 桃花潭水 著

责任编辑: 陈春林 邢万军

责任审校: 李 战

装帧设计: 上尚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82-9号 **邮编:**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89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0924-3

定 价: 25.8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柳永：情到真时自为词

序 言

有人评价说：柳永不仅是个风流才子，还是个屡试不中的补习生，常喝常醉的酒鬼，出没秦楼楚馆的浪子，仕途坎坷的小官，“奉旨填词”的专业词人，浪迹江湖的游客，自命不凡的“白衣卿相”，歌伎的铁哥，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市井街头的自由撰稿人，惹怒皇帝的笨蛋，不修边幅的小丑，敢恨敢爱的汉子，无妻室的光棍，创新发展宋词的巨匠。

不管你怎样看待，也得承认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风流才子。李白有才气，苏轼也风流。若要也才子，也风流，且把才气与风流玩得游刃有余，恐怕李白与苏轼是难以比过柳永的。他是景祐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死时靠歌伎捐钱安葬。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伎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

他很真，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不管是抱怨，还是表达感情，都十分真切，是个真性情的词人。柳永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心作词的词人，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

位。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写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也许是应了“文章憎命达”的条律，柳永的一生太倒霉。第一次赴京赶考，落榜了。第二次又落榜。按说，补习补习，完全可以东山再起。他沮丧愤激之余，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名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宣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你皇帝老儿不让我进士及第去做官，我不做官，又奈我何！在词坛上叱咤风云，难道不是一样的辉煌？正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没有几天，柳永的《鹤冲天》就到了宋仁宗手中。仁宗反复看着，吟着，越读越不是滋味，越读越恼火。特别是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真是刺到了宋仁宗的痛点上。三年后，柳永又一次参加考试，好不容易过了几关，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谁知，当仁宗皇帝在名册簿上看到“柳永”二字时，龙颜大怒，恶狠狠抹去了柳永的名字，在旁批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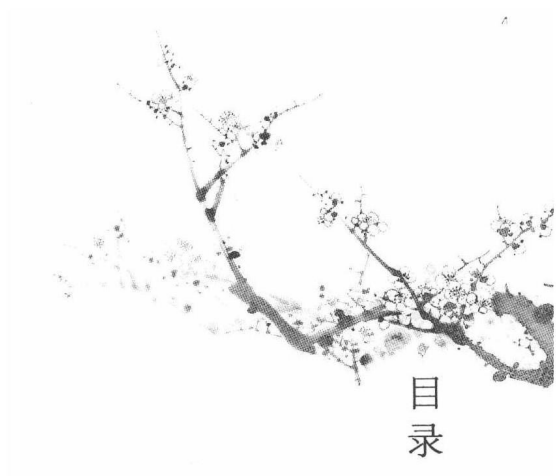
他以善良、真挚的同情心体察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妇女，他放下傲视权贵的“白衣卿相”的架子，以心换心，和舞女歌伎做朋友，以满腔的真情温暖那些冷冰冰的心、滴血的灵魂。在世人泼满污水的地方，柳永看到了大宋王朝骨子里的污浊，看到崇高掩盖下的卑鄙。最肮脏、最卑鄙的地方，不是秦楼楚馆，而是富丽堂皇的宫殿。

“奉旨填词”的柳永，玩着御批的“浅斟低唱”，

竟歪打正着地玩成了走红的大腕级巨星，玩出了响当当的名牌效应。常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歌舞场的辛酸和旅途的风雨成就了柳永的不朽和宋词的辉煌，奠基了他独树一帜的悲壮人生。这是柳永的大幸，更是中国文坛的大幸。

为了纪念柳永，每年逢柳永的忌日，歌女们还要集中在一起召开“吊柳会”。柳永的死，虽没有人说他重如泰山，却是难得的幸福和温馨。风流才子，生生死死都风流。

千百年来，敢如此沉沦的唯有柳永，沉沦到如此精彩的也只有柳永。



目录

[1-72]

第一章

人生自是有情痴

多情自古伤离别

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

一片闲愁，想丹青难貌

重阳泪落如珠

一场寂寞凭谁诉

秀香家住桃花径

暂回眸、万人肠断

泪沾襟袖

深怜痛惜还依旧

别来锦字终难偶

赢得凄凉怀抱

追悔当初，绣阁话别太容易

离魂乱，愁肠锁

好景良时，也应相忆

继日添憔悴

未肯轻分连理

都来未尽，平生深意

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

何妨携手同归去

朦胧暗想如花面

[73-152]

第二章
此情不关风与月

有个人相忆

不免收心，共伊长远

未有相怜计

翻成云雨离拆

为伊消得人憔悴

人间好事到头少

这回望断，永作终天隔

伤心脉脉谁诉

有万般千种相怜，却不得相惜

悲莫悲于轻别

惟有两心同

更深钩叟归来，数点残灯火

心娘自小能歌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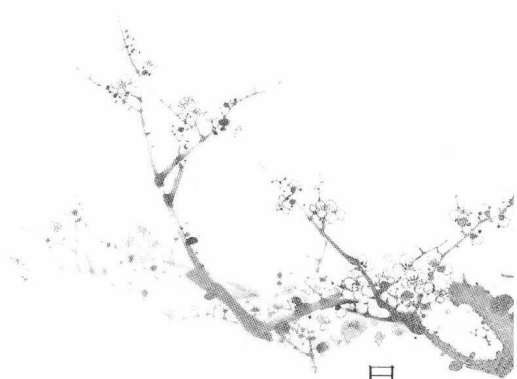
飞上九天歌一曲

往往曲终情未尽

只要千金酬一笑

纵再会，只恐恩情，难似当时

目录



目录

思心欲碎，愁泪难收
共有海约山盟
想娇魂媚魄非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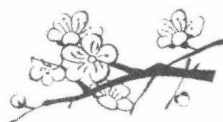
[153-205]

第三章 不如怜取眼前人

恐冷落，旧时心
永结同心偕老
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
惟有枕前相思泪
别来千里重行行
梦里欲归归不得
怨魂无主尚徘徊
负你千行泪
须要深心同写
早是多情多病
算伊别来无绪
那更满庭风雨顿孤负
一生惆怅情多少
渐渐飘花絮
石人、也须下泪
从今永无抛弃

第一章

人生自是有情痴



多情自古伤离别

多情自古伤离别，人生就是一个聚与散的过程。当你呱呱坠地时，你与亲人聚合；当你魂归土地时，你就向亲人作最后的道别。人从生到死，总是在反复上演着离与合的故事。离别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只有拥抱生活的人，才能体味离别时的滋味。只有体味了离别滋味的人，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真趣。

可见，离别，也如此丰富。

离别是一个痛苦的剥离过程，一种特定的、你所依赖的生活方式被从生命过程中分离出去，面对着仍然延续的生命过程，你会变得手足无措，变得很惶恐。

生命总在轮回之中，良辰美景仍然会不期而至，种种风情仍会不断出现，但此刻，它们成为一种深深的担忧，对柳永形成了莫大的困扰：他将如何面对心底这悠悠的别情呢？正是这晓风残月所维系的一线忧伤，轻轻摇晃着柳永孤独的小舟，它应该是一个孤独者凄凉而且优美的生命感悟，但那即将来到的良辰美景会将它轻易地颠覆、背叛，那又将是怎样彻底的虚无呢？

南宋词人周紫芝填过一首《鹧鸪天》，其中有一句话说“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道尽了离别人的凄清、惆怅与缠绵。然而，一想到古人的离词别诗，我们最先想到的总是“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是的，那是柳永的《雨霖铃》。

细雨霏霏，凉风拂动着丝丝翠柳，雾霭笼罩着十里长亭，那场景，是自

然还是梦。如果是梦，那是柳永词为我们设计的梦境，如果是自然，那便是柳永把自然之美梦化了。着实，柳永是一个完美的造梦者，是一个感性的词人。

为什么，一个人能把离别写得那么清婉、迷蒙而且绮丽，那么的梦化。那是因为柳永本就把自己的生活梦化了。对于他来说，生活在此处与彼处没什么区别，此处即彼处。今天的离别是为了明天的重逢，此处的分离是为了彼处的团圆。如此看开，这世上还真没有几人能做到。

就说柳永的那阙千古传唱的《雨霖铃》，那是为离别而作，也是为重逢而作的。

第二次参考失败后，生性落拓的柳七郎信手挥就了那首惊世骇俗的《鹤冲天》，怀着郁郁的心情，飘然离开了东京。

要往哪里去，他自己也不清楚。只感觉有股神奇的力量牵引着他，不由自主地去跟南方的那人重逢。

刚刚酝酿中的情绪开始涌动，此前的种种柔情蜜意，动情处的海誓山盟，平日间的温情脉脉，各种滋味涌上心头，虽纵情豪饮，又哪里有释然的心境？只盼多聚一刻是一刻，流连不去的心，只为着心爱的人儿。

他立在船头，船底翻起白色的浪花，金色的朝晖下，江面上挂起无数青纱，几只白鹭滑过远方的青山。心中忧思，又有谁知。

柳永万里迢迢，朝金陵城渡水而来。一到金陵，他就陶醉于靡靡灯火之中。他弃舟踏岸，眼见这个六朝古都的无限繁华：人群熙熙攘攘，酒楼店铺鳞次栉比；远远近近一声声清婉的弹唱，或从青楼茶馆传来，或从街旁巷角传来；烟波画舫的秦淮河上，笙瑟缥缈，珠环翠绕的歌伎舞女烂漫婀娜。

别忘了，柳七郎这次涉足金陵是为了与那位萦绕心头的美女重逢的——那人就在“烟雨楼”上。柳七郎一路穿花度柳，往烟雨楼走来，心跳在不断加剧。五年不见了，不知那个曾经收留过自己的佳人，是否青春依旧？是否还会那么有默契在心？他的心中尽是猜测和揣度。

他踏进烟雨楼的门槛，一切依旧，变化的已是摆设，已经名声大噪的他，立在百花丛中，眼里却焦急地寻找那人的身影。

终于，在一群姑娘的簇拥之下，谢玉英卷帘出来，款款走下楼阶。柳七郎凝视这位烟雨楼的花魁，无限言语堵在嘴边。他觉得玉英比五年前更加有风韵、气质了，似乎比以前更美了。几年不见谢玉英两眼闪烁着泪花，一切的感情都在眼神里，一手轻轻搭在柳郎的手臂上，把他引进了自己的闺阁。

接下来的时光里，两个人尽情享受重逢的喜悦。鸳鸯衾里，说不尽的温言软语，只恨红烛易干，日叩窗扉早。在谢玉英心里，不管柳郎下一步要漂到何方，又要踏入哪家青楼，此时此刻，他唯独属于我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天。她很想要柳郎给自己填一曲词，但怎么能开得口呢？我是真正爱他的词，也爱他这个人。我不能像那些贪财的女子，因名和利才对他好。

柳七郎终究不能只属于谢玉英一个人，他属于词，他属于自己的艺术，他的心永远在远方。也许，他的生命只有像艺术一样无拘无束，才能真正展示出光彩和价值。他决定走了，与一生最爱的玉英在一起仅仅待了七天。

柳永，是当之无愧的情种。情种写情，自然发之肺腑，分外合宜。情种的眼中处处是情，情种口中句句是情，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用来形容柳永的这首“雨霖铃”真是再贴切不过！

在那个初秋的傍晚，刚下过一场小雨，寒蝉一声声划破长亭的静寂。谢玉英来为柳郎送别，四目相对，各自饱含着泪水。柳七郎终于执起饱含深情的笔，为玉英写下那首千古绝唱《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不得不去，不能不离，两眼含泪却是欲说还休的悲苦离愁，哽咽于喉间却不知从何说起。满满的情绪苦于找不到喷薄的出口，郁结甸甸，塞满胸臆。不知前路在何处，“念去去”两个去字，读在口中会不自觉地拉长音调，仿佛是道不尽的前路漫漫、前途渺渺，是说不完的孤独寂寞、离愁别苦。

在这个预示着离别的夜晚，下起雨来。谢玉英马上拂动兰花指、展开金雀喉，让琴声与歌声在千里烟波之上，随着雾霭云霞一起荡漾开去。两个孤独漂泊的灵魂，在那金色的晚霞里，像不禁风的柳条一样，纠缠在一起，又疏疏落落地散开。



人生聚散无常，多情意味着多伤。莫怪人世，只问痴情。虽然多情总会被无情所伤，但我也愿做一个多情之人，没有了感情的人生还算是完整的人生吗？

离别，对柳永来说，注定了是一条不归之路，是自己和自己的告别，是灵魂的游离和放逐。

未来正威胁着现在，使我们无处藏身。别后的人生只是一种苍白虚幻的影像，因此，当那些梦寐以求的良辰好景再一次从眼前飘过的时候，作为一个背叛者，柳永是不是只能满怀绝望地看着？如我们梦中永远也发不出声音的呼喊，永远也追不上目标的奔跑？近在咫尺而又不能触及，游子的心会窒息，他清楚地看到了生命正被耗尽，并渐渐老去。

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

早年听闻，“文章憎命达”是条定律。若当真如此，那柳永就是这条定律下活生生的例子。

他满腹诗书、才华横溢，却三次科考，三次落第。输得很惨烈。他很无奈，却没有办法。

自古文人多傲骨，柳永也不能免俗。既然结局已经如此，天意难违，那还莫不如潇洒地活着。皇帝不喜欢，朝廷不收留，那就去欢迎我的地方，做大家喜欢的事吧！也许那样的地方才是柳永的天堂。

骨子里本就浪漫风流，再加上此时不必为科考取仕、功名利禄忧心，柳永便放心大胆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了自己一直念念不忘的红香绿玉之中，咽泪装欢，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经历改变生活，词人的经历，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当时的社会条件给柳永以矢志之悲的坎坷，让他不得不以烟柳繁华的秦楼楚馆作为描写对象。于是柳永的青春，便伴着舞榭歌台，儿女柔情，缓缓开场。

他笔下的众多女子，多为青楼歌伎。被众人鄙视的青楼女子，在柳永心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对待女人的态度，柳永和宝玉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女人是可爱的。柳永会在词中将她们“拟把名花比”。所以纵是这样一些满身风雨、身份下贱的可怜人，也因为柳永的赞赏而摇身一变，开始深情款款，惹人怜爱起来。

她们都是美丽的俏佳人，竟如天宫中偶下人间的仙女般貌美如花。何其

传神的比喻，好生鲜活的形象。有幸得成此句，若非出于对眼前女子真切的喜爱，又怎能用出如此盛大的比喻来形容她轻盈的身姿与绝美的容颜呢？

如此看来，非是柳郎才高，实是柳郎心低。

在词的上片，柳永没有将歌伎看做卑微下贱的取乐工具，而是以一种平等对待和用心赏识的态度去看待她们。而她们依然也会有“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的质疑。

“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柳永词句中，这些女子奇葩艳卉，千娇百媚，她们卑微，她们也多情，她们心中依旧对美好爱情心生向往。

“今生断不孤鸳被。”不管境遇怎样，毕竟这种期许是好的。

在这首《玉女摇仙佩·佳人》中，柳永是生生怜惜这些苦命佳人的。他将她们看做是和自己同病相怜的红颜知己，天涯沦落，惺惺相惜。所以才会放低自己，俯身去感受她们的苦与悲，倾听她们的沉吟，乐于用自己的真情去书写真词，歌唱真爱。

作为一个失意放荡的文人，整日穿梭于秦楼楚馆的柳永能够同情和体谅青楼女子的苦楚。他平等地看待她们，为她们填词作曲，将“娇态千变、明眸闪闪、风姿绰约、体态轻盈、笑语盈盈、倾国倾城……”这些极富才情和美感的词汇，毫不吝惜地加在她们身上，肯定她们的色艺俱佳，替她们诉说万千江湖儿女悲苦的心声，在当时的社会，在歌伎饱受鄙夷和唾弃的时代里，这便是对不幸落入风尘的青楼女子们最高的礼遇和最大的抬爱，虽然很多人不理解甚至不耻，但柳永从未改变。

烟花柳巷之地，就是柳永每日吟诗作赋的舞台，他享受着自己的风景。每日为伶人歌伎作词，备受大家喜爱。寻常巷陌之间，口耳传诵他的词曲，柳永瞬间便成了“草根偶像”。在市井街角，楼堂馆所，可谓是名声大噪。于是，那些朝堂之上，人将出相，看似兼济天下的“正人君子”们开始骂柳永沉沦，说他的创作，低俗露骨，乃淫词艳赋，实难登大雅。其实何必笑话柳七，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不也是经常光顾那些场所吗？一边和美丽的歌伎们逢场作戏，一边瞧不起这些女人，这样能表明自己的无瑕与高高在上吗？

宋代张舜民的《画墁录》里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呵呵，不就是一句“彩线慵拈伴伊坐”吗？不就是一句“愿奶奶、兰人蕙性”吗？

所谓的正人君子们，何苦自命清高！何必惺惺作态！难道说只因为柳永为风尘女子作词作曲，敢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敢于大胆呐喊就是离经叛道了吗？就是你们眼中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俗不可耐了吗？

你们不涉俗语，你们自诩风雅，其实说白了，还不都是用士大夫的矫饰作态来掩饰冷酷现实赤裸裸的真相？而柳永的词，却因为没有居庙堂之位，无须顾及官场朝堂所谓的脸面，才能更多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下层不幸的妓女们渴望从良的迫切愿望，才是真真切切的性情之作！

敢爱敢写敢歌颂何罪之有？

柳七的词采自于民间，所以才备受欢迎，且不要说单单只是为歌伎作词作曲，相比于一些正统学者的道貌岸然，道学文人的暗度陈仓，就算是柳永与她们热烈拥抱、疯狂相爱那也是崇高的、纯粹的、光明正大的。

他用通俗的词汇去抒发去表达来自民间市井的真实生活，用诚挚的笔触，写尽动荡红尘的辛酸。那么即便是他的作品受到当时正统的道学家文人们的批评和抵触，但依旧还是会有一大批的人，不可救药地陷入柳词，将他的作品奉做金玉良言，成为柳七真正的粉丝。

只因他不似道貌岸然的达官显贵，一夜春宵之后便重整衣冠，站在道德的最高点，鄙视他们曾经玩弄过的青楼歌伎。他是平等地去对待这些女子的，用不无悲悯的诗词抚慰了她们那冰冷的伤痕累累的灵魂，把她们当成朋友，当成知己。像宋徽宗对李师师，那是一种怜爱，是尊重。

执子之手，共消光阴，风花雪月，情谊深长。

一阙清丽佳词，一句温润暖言，仅仅是“拟把名花比”的赞赏，就拉近